

二十世紀前期京津地區報刊中的粵劇紀錄

吳宛怡

粵劇早期的歷史約可以推至明代中葉吸收外江梆簧為主的戲曲聲腔的傳統。¹其充滿地方特色的樣貌，主要是在清季吸收了廣東民間說唱藝術如南音、木魚、粵謳與廣東譜子而轉為越來越突出。此外，在唱念方面，粵語也漸漸取代原本的官話成為主體，發展到 1930 年左右，定型為今日熟悉的粵劇基礎形態。²

粵劇在清末以後逐漸發展的過程中，它的「地方特色」的建構過程雖然以兩廣地區為中心，然而，隨着十九世紀末以後，通商口岸的開放與交通的發達，造成眾多粵劇表演者移動到各大城市進行演出活動；由此可知，外地的文化對於近代粵劇的發展應當會帶來一定的刺激。宋鑽友即指出，粵劇在 1919 年開始在上海盛行直到 1937 年為止，這段期間，戲劇界的同行重新認識粵劇的價值，有不少京劇演員曾經在李雪芳於上海演出時臨場觀賞；此外，更有不少粵劇演員也嘗試學習其他劇種的表演技巧，融入自己的演出中。³程美寶亦指出，1920-30 年代粵劇，粵樂及粵曲裏的「地方特色」是由一群寓居於上海的粵人音樂家與當地音樂表演者互相交流後所創造而生。⁴

1 麥嘯霞：《廣東戲劇史略》（廣州：廣州市戲曲改革委員會，1940 年），頁 4-20。

2 賴伯疆、黃鏡明：《粵劇史》（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8 年），頁 66-77。

3 宋鑽友：〈粵劇在舊上海的演出〉，《史林》1994 年第 1 期，頁 69-70。

4 程美寶：〈近代地方文化的跨域性——20 世紀二三十年代粵劇、粵樂和粵曲在上海〉，《近代史研究》，2007 年第 2 期，頁 1-17。

綜而言之，目前提及「粵劇」，我們指的是在表演與音樂的詮釋上別具嶺南地區特色的劇種，然而，雖然它的成長與成熟主要立基於兩廣地區，同時我們也不能忽視粵劇在外地的活動軌跡亦是推動其轉化為「粵劇」的重要養分。目前學界對於粵劇在外地的活動發展主要以上海為主，較少提及北方地區，甚為可惜。小文將整理北方的幾家主要報刊《順天時報》、《大公報》、《京報》及《晨報》裏出現的粵劇報道，首先對於二十世紀前期粵劇在北方活動進行梳理介紹。

一、報刊裏的各種名稱：粵劇、廣東戲及粵戲

本節先整理粵劇名稱的演變，藉此大略觀察廣東的戲劇表演形態如何被南北區報刊接受的狀況。代表來自廣東地區的戲劇種類有「粵劇」、「廣東戲」及「粵戲」等名稱。「粵劇」一詞，出現最早，在1873年的《申報》的〈夜觀粵劇記事〉一文裏，就將來自廣東劇團所表演的戲劇種類稱為「粵劇」，並且簡單將它與京劇的差異進行比較。⁵這篇文章似乎受到編輯關注，在1917年又被重新刊登一次。⁶從此也可以推測此時粵劇應該在上海開始具有知名度，亦已流行，促使這篇將「粵劇」定名的文章，再次被介紹給讀者。在〈夜觀粵劇記事〉之後，《申報》裏指稱來自廣東地區並具有廣府文化特色的戲劇，均統一以「粵劇」稱之，不再以其他名稱取代，而且在1920年代出現眾多的用例。⁷而在北方的報刊中，直到1923年在《晨報》裏的廣告文章才出現用例。⁸

5 〈夜觀粵劇記事〉，《申報》，1873年9月22日，第3版。

6 〈夜觀粵劇記事〉，《申報》，1917年4月6日，第17版。

7 1920年代，《申報》上刊登相當多粵劇在上海的表演記事及廣告。相關文章可參考：萬濤，〈從《申報》看二十年代粵劇在滬的盛況〉，《戲曲品味》，第143期（2012），頁72-74。

8 〈粵劇來京〉，《晨報》，1923年7月29日，第6版。

廣東戲之名，也是最早出自《申報》，1876年刊登了一篇〈廣東戲將來滬〉，⁹介紹來自廣東的戲班將要在上海豐樂戲館演出的廣告。北京的報刊最早的用例，是《順天時報》1920年刊登〈天津大羅天與廣東戲〉。這篇文章介紹天津的大羅天劇院邀請來自廣東的女劇團演出之情況。¹⁰在1925年、1929年、1930年都仍出現用例。¹¹

粵戲，則出現於1923年《順天時報》的劇評專欄中，在劇評家隱俠所撰寫的〈論粵戲〉一文中出現，除此以外並無其他用例。¹²本篇文章主要是評論一個來自廣東的女子劇團的表演特色，內文也使用了「粵劇」一詞，推測作者本身將「粵戲」與「粵劇」兩者同一視之。

綜而言之，「粵劇」，在南方的報刊《申報》裏，於1917年以後就被統一使用。相對地，北京，天津先有「廣東戲」之名，1923年才使用「粵劇」一詞。同時，在二十年代，「廣東戲」與「粵劇」交雜使用的情況不少，推測這應該是因廣東劇團較晚才抵達北方表演，而且演出並不如南方的上海頻繁，所以對於撰文者而言，多數人並未熟悉這類戲劇種類，在用語稱呼上顯然無統一的制式規範。

二、粵劇女劇團在北京、天津的演出活動

1920年代左右起，粵劇在兩廣地區演出外，也開始在上海流行，除了有專門演出粵劇的廣舞台及廣東大戲院等兩家劇院之外，其他的當地劇院

9 〈廣東戲將來滬〉，《申報》，1876年8月12日，第3版。

10 〈天津大羅天與廣東戲〉，《順天時報》，1920年5月19日，第10版。

11 〈新明將演廣東戲〉，《晨報》，1925年5月15日，第16版。〈大規模之廣東戲將在春和戲院表演〉，《大公報》，1925年10月14日，第10版。〈章遏雲將演廣東戲〉，《大公報》，1930年4月13日，第10版。

12 隱俠：〈論粵戲〉，《順天時報》，1923年8月11日，第5版。隱俠：〈論粵戲〉（續），《順天時報》，1923年8月12日，第5版。

更不時地有粵劇演出。¹³ 粵劇在上海流行後，外省地區也開始逐漸關注，於是表演者經由鐵路與船運，逐漸地遷移到華北的北京及天津地區進行公演。¹⁴

由於二十年代是粵劇女劇團極為興盛的時代，在上海演出的粵劇團裏有相當多的女劇團，她們與男劇團一同競爭票房。¹⁵ 而上海以外地區，從資料可知，女劇團更受到天津與北京的觀眾喜愛，在這兩處表演的劇團均以女劇團為主。

最早演出粵劇的地區在天津。1920 年有劇院邀請來自廣東的女子劇團在天津劇院進行一個月的公演，公演結束後更繞到北京再進行短期演出。值得關注的是，在天津粵劇的觀眾並非只限於旅津的粵人，當地人也會入劇院觀賞。¹⁶

1923 年粵劇女劇團在北京的劇場界引起了風潮。本年因為廣東地區發生多場戰事，有些粵劇團滯留於外省，再加上旅居於京津的粵人的推動，於是北京的真光劇場便邀請到廣東地區知名的女劇團群芳社進行早晚演唱、為期五天的公演。¹⁷ 後因為賣座甚佳，大受觀眾歡迎，劇團更轉移到新明戲院再續演六天。¹⁸ 在新明戲院演出時更特別針對多數非粵人的北京觀眾，為了讓他們理解粵劇的精華，特別將《仕林祭塔》的詞曲文字印刷出來，分送觀眾。¹⁹ 即使北京多數觀眾並不理解以具有地方特色語音來演唱的粵劇，然而，群芳社卻嘗試透過提供詞曲文字來讓觀眾理解表演內

13 萬濤：〈從《申報》看二十年代粵劇在滬的盛況〉，頁 72。

14 同註 8。

15 〈粵坤班競爭之精神〉，《申報》，1925 年 2 月 17 日，第 7 版。萬濤：〈從《申報》看二十年代粵劇在滬的盛況〉，頁 72-73。

16 同註 10。

17 同註 8。

18 〈粵劇移演新明院〉，《順天時報》1923 年 8 月 3 日，第 7 版。〈新明劇場之粵劇〉，《順天時報》1923 年 8 月 26 日，第 5 版。

19 〈碧雲霞在新明演出粵劇之先聲〉（續），《順天時報》，1923 年 8 月 4 日，第 5 版。

容，這也顯示出移動至外省演出的女劇團積極推廣粵劇的意願，以及願意與外地觀眾交流的真誠態度。

這次劇團的公演獲得知名的日人劇評家聽花與隱俠關注，不僅觀賞多場演出，更屢屢撰文提及，可見北京劇場界人士對於粵劇女劇團的表演藝術是友善並且帶着肯定態度的。²⁰ 公演結束之後，似乎也開啟京津地區人士對於粵劇的認知度，在報刊上也有刊登粵劇劇本，以及有廣播節目放送粵劇的情形。²¹

還有，值得關注的是，這次群芳社的表演者，更與其他劇種的表演者進行合演。在新明戲院的演出，她們請來當時極受歡迎且表演藝術也為人稱道的京劇女演員碧雲霞一同演出《白蛇傳》一劇裏的《仕林祭塔》。據聞碧雲霞早年曾在廣東表演過，不僅對於粵劇有一定的認識，而且也曾經向粵劇女演員李雪芳學習此劇。²² 加入碧雲霞後的《仕林祭塔》之整體表演，亦獲得聽花的讚賞。²³

碧雲霞與群芳社的成功範例也開啟日後粵劇演出時會邀請知名女演員一同合作的狀況。1930 年就有劇壇明星章遏雲加入一個由粵人所組成、名為廣東音樂會的春季遊藝大會裏客串演出。她同樣表演了《仕林祭塔》，又演出了新編劇《劫後桃花》。²⁴ 章遏雲的演出中規中矩，由於她是北方人，

20 聽花：〈歡迎真光劇場之廣東坤班群芳社〉，《順天時報》，1923 年 8 月 1 日，第 5 版。聽花：〈真光劇場第一日之粵劇〉，《順天時報》，1923 年 8 月 10 日，第 5 版。隱俠：〈論粵戲〉，1923 年 8 月 11 日，第 5 版。隱俠：〈論粵戲〉（續），1923 年 8 月 12 日，第 5 版。

21 《京報》在 1924 年刊登了粵劇劇本《百里奚會妻》。〈粵劇百里奚會妻上卷〉，《京報》，1924 年 10 月 24、25 日，第 8 版。〈粵劇百里奚會妻下卷〉，《京報》，1924 年 10 月 29、30、31 日，第 8 版。《大公報》也出現廣播節目播放粵劇的紀錄。〈廣播無線電今晚放送粵劇〉，1927 年 10 月 21 日，第 7 版。

22 〈碧雲霞在新明演出粵劇之先聲〉，《順天時報》，1923 年 8 月 3 日，第 5 版。聽花：〈新明劇場之仕林祭塔〉，《順天時報》，1923 年 8 月 8 日，第 5 版。

23 聽花：〈新明劇場粵劇參觀記〉，《順天時報》，1923 年 8 月 14 日，第 5 版。

24 〈章遏雲粵劇處女作〉，《大公報》，1930 年 5 月 12 日，第 10 版。〈粵劇劫後桃花〉，《順天時報》，1923 年 8 月 14 日，第 5 版。

在發音上仍是會夾雜北音，粵人觀眾聽了笑稱是「北方佬」的戲劇表演。²⁵在1932年，她再次應廣東音樂會的邀約參與客串表演。這次演出《黛玉焚稿》，被粵人觀眾批評大有進步，即使依然不太聽懂她唱的內容，但是仍對她的表演給予支持。²⁶

女劇團在京津地區的演出活動約到1936年都可以看到紀錄，²⁷可知，粵劇雖然在兩地並不如上海一般熱門，但確實保有一定的基礎觀眾支持，並持續了十多年的表演活動，直到中日戰爭爆發之前。

三、女劇團的表演特色

二十年代在上海公演的粵劇女劇團的最大特色之一就是在佈景上別出心裁，因而獲得觀眾喜愛。〈最近粵劇之情形〉就有提及：「坤班戲劇中所有之佈景，頗肯研究……其賣座之盛，當然可操左券。」²⁸女劇團到了京津地區，這一特色也被繼承下來，更強化服飾上的華美程度。

群芳社在北京的表演就有記者如此形容其演出：「行頭切末，五光十色窮極華麗」、「其佈景服裝之華美，尤為全國之冠」。²⁹聽花亦稱讚：「服裝佈景，華麗奪目」。³⁰隱俠更詳細地描述了服飾與舞台道具的細節如下：「服裝鮮明亮麗，勝過京劇，衣服多繡花鳥，甚少龍蟒。」³¹「門簾稱虎渡門，每一名腳登場，則易一門簾，上繡該伶之名，花樣不同……為京舞台

25 〈明星粵劇〉，《益世報》，1930年5月15日，第12版。

26 〈章遏雲唱粵曲〉，《益世報》，1932年6月1日，第6版。〈廣東音樂會演劇〉，《大公報》，1932年6月1日，第6版。

27 〈雲英粵劇團即將由唐返津〉，《大公報》，1936年10月5日，第13版。

28 〈最近粵劇之情形〉，《申報》，1923年6月13日，第19版。

29 〈粵劇來京之破天荒〉，《京報》，1923年7月29日，第5版。

30 同註20中「聽花：〈真光劇場第一日之粵劇〉」。

31 同註12中「隱俠：〈論粵戲〉」。

所未見。」³²還有筆名為蓉君的投稿同時也稱讚稱讚佈景與服裝：「每幕佈景，均於景中嵌入電燈，而服裝之華麗，更使閱者心曠神怡。」³³

更值得一提的是，知名表演者的服裝及舞台道具更是講究，極為奪人眼光。記者描述章遏雲1930年表演時的狀況：「袍嵌以小玻璃鏡多枚，電炬光下，燦燦閃亮。而台上桌圍門簾等又係為該女士所特製……目光為之一新。」³⁴

從以上可知，女劇團相當重視佈景服裝與道具所帶來的視覺刺激，這些都是北京觀眾少見的場面，故而即使觀賞者不甚理解演唱的語言，仍能獲得普遍的好評價。

此外，另一個特色也是北京劇場裏較少見的情形，就是劇團只演出全本劇，不演折子戲。〈初次來京之女子粵劇〉有言：「每演劇只有一劇。無論新舊劇，皆原原本本，首尾並具。」文中更稱讚，擔任主角的表演者在演出全本劇的狀況下都能認真完成演出：「主角自開場至晚場，精神貫注，始終不懶，此亦過人之處。」³⁵

四、劇評家的觀劇體驗

粵劇在京津兩地的粵劇演出均出現劇評家的身影。1920年在天津的表演，當中的觀眾裏就有劇界專家。³⁶1923年群芳社在北京的表演更吸引了北京幾位知名劇評家到場觀摩。他們遭遇比較大的問題就是語言方面的隔閡，但卻願意認真抱着研究的精神，盡力觀之。

32 隱俠：〈論粵劇〉（續），《順天時報》，1923年8月14日，第5版。

33 蓉君：〈新明劇場之粵劇〉（續），《順天時報》，1923年8月29日，第5版。

34 〈明星粵劇〉，1930年5月5日，第12版。

35 〈初次來京之女子粵劇〉，《大公報》，1923年8月6日，第7版。

36 同註10。

久居北京的日本人劇評家聽花對於他所觀賞的《再生緣》就作出如下評價：「劇情非然，頗有可觀。陳崔兩伶知舉止神情，猶善合規矩。種種歌曲，亦有可聽之處。」³⁷「惟因其說白，多係粵音，不易入耳，故劇中機微，頗難領會，是大可憾耳。」³⁷此外，在《仕林祭塔》一劇裏，他對於扮演白蛇的京劇演員碧雲霞評價如下：「其與仕林之應對，怨憤填胸，暗淚交流。而首板唱工，聲調並佳。殊如反線慢板一段，詞句三百七十餘字之夥，善以粵劇音調，一一唱出，不脫範圍，多可聽者，佩服之至。」³⁸聽花也寫了一首七言詩來表達觀賞多場演出後心得：「歌姬遠自海南來，舞袖翩跹耀玉臺。休道粵音全不曉，箇中一曲尚堪推。」³⁹對於一位熱愛中國戲曲的日本人劇評家聽花而言，粵劇在北京較少見，所以他當然不會錯過這一次難得的表演盛宴，也留下了身為「外國人」觀賞粵劇的珍貴感想。

隱俠則是觀賞群芳社表演之後，將演出中的行頭、佈景、做工、蹺工、聲調等等特色記錄留下，並最後提出結論：「該劇奇異之點甚夥，與漢劇均有研究之價值。」⁴⁰從研究的角度，表現對於粵劇的高度興趣。

五、結語

在 1920 年至 1936 年之間，粵劇於京津地區曾進行不少的演出活動。這兩處的表演團體以女劇團為主，較少見到男劇團或是混合男女的劇團。值得注意的是她們的表演受眾並非只有寓居於京津的粵人，當地人或是非兩廣地區的人士也都是觀賞者。同時，粵劇表演者與當地的表演者之間也出現互動交流的狀況。這也呈現粵劇在近當代發展成熟的過程中，不是獨

限於在兩廣地區，在上海以外，還有較少見的華北京津地區也曾參與粵劇的流傳與創造的過程。

參考資料

專著

- 麥嘯霞：《廣東戲劇史略》。廣州：廣州市戲曲改革委員會，1940 年。
賴伯疆、黃鏡明：《粵劇史》。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8 年。

期刊文章

- 宋鑽友：〈粵劇在舊上海的演出〉，《史林》，1994 年第 1 期，頁 69-70。
程美寶：〈近代地方文化的跨域性——20 世紀二三十年代粵劇、粵樂和粵曲在上海〉，《近代史研究》，2007 年第 2 期，頁 1-17。
萬濤：〈從《申報》看二十年代粵劇在滬的盛況〉，《戲曲品味》，2012 年，第 143 期，頁 72-74。

報紙文章

- 佚名：〈夜觀粵劇記事〉，《申報》，1873 年 9 月 22 日，第 3 版。
佚名：〈廣東戲將來滬〉，《申報》，1876 年 8 月 12 日，第 3 版。
佚名：〈夜觀粵劇記事〉，《申報》，1917 年 4 月 6 日，第 17 版。
佚名：〈天津大羅天與廣東戲〉，《順天時報》，1920 年 5 月 19 日，第 10 版。
佚名：〈最近粵劇之情形〉，《申報》，1923 年 6 月 13 日，第 19 版。
佚名：〈粵劇來京〉，《晨報》，1923 年 7 月 29 日，第 6 版。
佚名：〈粵劇來京之破天荒〉，《京報》，1923 年 7 月 29 日，第 5 版。
佚名：〈碧雲霞在新明演出粵劇之先聲〉，《順天時報》，1923 年 8 月 3 日，第 5 版。
佚名：〈粵劇移演新明院〉，《順天時報》，1923 年 8 月 3 日，第 7 版。
佚名：〈碧雲霞在新明演出粵劇之先聲〉（續），《順天時報》，1923 年 8 月 4 日，第 5 版。
佚名：〈粵劇劫後桃花〉，《順天時報》，1923 年 8 月 14 日，第 5 版。

37 同註 20 中「聽花：〈真光劇場第一日之粵劇〉」。

38 同註 23。

39 聽花：〈觀粵劇〉，《順天時報》，1923 年 8 月 8 日，第 5 版。

40 同註 32。

佚名：〈新明劇場之粵劇〉，《順天時報》，1923 年 8 月 26 日，第 5 版。

佚名：〈初次來京之女子粵劇〉，《大公報》，1923 年 8 月 6 日，第 7 版。

佚名：〈粵劇百里奚會妻上卷〉，《京報》，1924 年 10 月 24、25 日，第 8 版。

佚名：〈粵劇百里奚會妻下卷〉，《京報》，1924 年 10 月 29、30、31 日，第 8 版。

佚名：〈粵坤班競爭之精神〉，《申報》，1925 年 2 月 17 日，第 7 版。

佚名：〈新明將演廣東戲〉，《晨報》，1925 年 5 月 15 日，第 16 版。

佚名：〈大規模之廣東戲將在春和戲院表演〉，《大公報》，1925 年 10 月 14 日，第 10 版。

佚名：〈廣播無線電今晚放送粵劇〉，《大公報》，1927 年 10 月 21 日，第 7 版。

佚名：〈章遏雲將演廣東戲〉，《大公報》，1930 年 4 月 13 日，第 10 版。

佚名：〈明星粵劇〉，《益世報》，1930 年 5 月 5 日，第 12 版。

佚名：〈章遏雲粵劇處女作〉，《大公報》，1930 年 5 月 12 日，第 10 版。

佚名：〈明星粵劇〉，《益世報》，1930 年 5 月 15 日，第 12 版。

佚名：〈廣東音樂會演劇〉，《大公報》，1932 年 6 月 1 日，第 6 版。

佚名：〈雲英粵劇團即將由唐返津〉，《大公報》，1936 年 10 月 5 日，第 13 版。

佚名：〈章遏雲唱粵曲〉，《益世報》，1932 年 6 月 1 日，第 6 版。

聽花：〈歡迎真光劇場之廣東坤班群芳社〉，《順天時報》，1923 年 8 月 1 日，第 5 版。

聽花：〈觀粵劇〉，《順天時報》，1923 年 8 月 8 日，第 5 版。

聽花：〈新明劇場之仕林祭塔〉，《順天時報》，1923 年 8 月 8 日，第 5 版。

聽花：〈真光劇場第一日之粵劇〉，《順天時報》，1923 年 8 月 10 日，第 5 版。

聽花：〈新明劇場粵劇參觀記〉，《順天時報》，1923 年 8 月 14 日，第 5 版。

隱俠：〈論粵戲〉，《順天時報》，1923 年 8 月 11 日，第 5 版。

隱俠：〈論粵戲〉（續），《順天時報》，1923 年 8 月 12 日，第 5 版。

隱俠：〈論粵劇〉（續），《順天時報》，1923 年 8 月 14 日，第 5 版。

蓉君：〈新明劇場之粵劇〉（續），《順天時報》，1923 年 8 月 29 日，第 5 版。